談昆侖刻石中的“皇”字是否爲孤證

（首發）

韓文博

四川大學古典學系

近來，隨着昆侖采藥刻石的再度發現，關於其真僞問題，引起了學界和社會各界的熱烈討論，形成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。從筆者粗淺的認識和觀察來看，我更傾向於認爲其爲真正的歷史文物，非現當代好事之徒所僞造。在衆多爭論中，有一種觀點認爲刻石中的“皇”字所從“白”字中間横畫不懸空，與絶大多數秦文字“皇”寫法不同，視其爲一種孤證，進而認爲“昆侖刻石乃現代僞作”。對此看法，我們不敢苟同。此前，劉釗先生已從古文字學的角度，曾多次撰文對刻石文字作了詳細論證，足可采信。今在劉文基礎上，試對刻石中的“皇”字略加補苴，以解紛擾。

皇，最早見於甲骨文，作“（《合集》6354正）”“（《合集》9074正）”“（《合集》6961）”；金文作“（《集成》2759）”“”（《集成》4300）“（《集成》4223）”“（《集成》4227）”。一種爲象形字（即甲骨文前兩例），或認爲像火把發出光芒形，爲輝煌之“煌”的本字；或認爲像鳳鳥之尾羽，表示美、大之意。一種爲形聲字（即金文諸例），是在原有象形字基礎上加綴聲符“王”，此種形體一直沿用至今。秦文字中，除以上寫法的“皇”字外，尚有从“自”之“皇”，見於睡虎地秦簡、里耶秦簡、北大秦簡、秦權、秦陶文等，與《說文》小篆“（皇）”字一脈相承。現就秦文字中與昆侖刻石“皇”字寫法近同者分類綜理如下。

**一、秦金石文字中的“皇”**

秦金石文字中的“皇”主要見於秦始皇時期的的各種銅質度量衡上，通過對相關材料的梳理可以發現，“皇”的形體並非等齊劃一，而是容有例外（詳見表1）。甚至在同一件器物中也存在兩種不同形體的“皇”字。

|  |
| --- |
| 表1：秦金石文字“皇”字形體統計表 |
| 字形 | ① | ② | ③ | ④ |
| 出處 | 始皇十六斤銅權（《秦文字編》第81頁） | 始皇十六斤銅權（《秦文字編》第81頁） | 始皇銅橢量（《秦文字編》第82頁） | 始皇銅橢量（《秦文字編》第82頁） |
| 辭例 | 皇帝盡並兼天下諸侯 | 立號爲皇帝 | 皇帝盡並兼天下諸侯 | 立號爲皇帝 |
|  |
| 字形 | ⑤ | ⑥ | 皇1⑦ | 皇2⑧ |
| 出處 | 高奴禾石銅權（《秦文字編》第78頁） | 高奴禾石銅權（《秦文字編》第78頁） | 始皇銅權（《銘圖》18896） | 始皇銅權（《銘圖》18896） |
| 辭例 | 皇帝盡並兼天下諸侯 | 立號爲皇帝 | 皇帝盡並兼天下諸侯 | 立號爲皇帝 |
|  |
| 字形 | ⑨ | ⑩ |  |  |
| 出處 | 始皇一斤銅權（《青少年書法》2020年第4期） | 始皇一斤銅權（《青少年書法》2020年第4期） | 始皇銅權乙（《銘圖》18875） | 始皇銅權乙（《銘圖》18875） |
| 辭例 | 皇帝盡並兼天下諸侯 | 立號爲皇帝 | 皇帝盡並兼天下諸侯 | 立號爲皇帝 |
| 字形 |  |  |  |  |
| 出處 | 東師藏始皇銅權（《文物》2024年第2期） | 東師藏始皇銅權（《文物》2024年第2期） | 東師藏二世詔版（《文物》2024年第2期） | 東師藏二世詔版（《文物》2024年第2期） |
| 辭例 | 皇帝盡並兼天下諸侯 | 立號爲皇帝 | 法度量盡始皇帝爲之 | 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 |
|  |
| 字形 |  |  |  |  |
| 出處 | 二世詔版（《銘圖》18948） | 二世詔版（《銘圖》18948） | 二世詔版（《銘圖》18949） | 二世詔版（《銘圖》18949） |
| 辭例 | 法度量盡始皇帝爲之 | 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 | 法度量盡始皇帝爲之 | 今襲號而刻辭不稱始皇帝 |
|  |
| 字形 |  |  |  |  |
| 出處 | 皇徹（《中國璽印類編》第6頁） | 詛楚文·湫淵（《秦文字編》第83頁） | 詛楚文·湫淵（《秦文字編》第83頁） | 詛楚文·湫淵（《秦文字編》第83頁） |
| 辭例 | 皇徹（？） | 皇天上帝及大沈 | 皇天上帝及大神 | 皇天上帝及大沈 |
|  |
| 字形 |  |  |  |  |
| 出處 | 詛楚文·巫鹹（《秦文字編》第83頁） | 詛楚文·巫鹹（《秦文字編》第83頁） |  |  |
| 辭例 | 皇天上帝及丕顯大神 | 皇天上帝及丕顯大神 |  |  |

“始皇十六斤銅權”中，第一個“皇”字从白且白之中間横畫懸空（字形①），與常見的秦文字相同；第二個“皇”字从“自”（字形②），與高奴禾石銅權（字形⑤⑥）、睡虎地秦簡、里耶秦簡、北大秦簡諸“皇”字相同。“始皇銅橢量”中，第一個“皇”字从白但中間横畫與兩邊豎畫相連（字形③），與始皇銅權（字形⑦）、始皇一斤銅權（字形⑨）、始皇銅權乙（字形）、二世詔版（字形—）等相同；第二個“皇”字从白且横畫懸空，與始皇十六斤銅權（字形①）、始皇銅權（字形⑧）、始皇一斤銅權（字形⑩）、始皇銅權乙（字形）等相同。“東師藏始皇銅權”，現藏東北師範大學博物館，第一個“皇”字（字形）从白且中横與兩邊豎畫相連，與同藏於該博物館之二世詔版上之“皇”字（字形）相同；第二個“皇”字从白且中横懸空（字形），與常見皇字的寫法相同。秦璽印文字中，有一枚收藏於北京市文管處的印章，共兩字，其中一字爲“皇”，从白且中間横畫與兩邊豎畫相連（字形），第二字不識，疑爲“徹”字。此外，戰國晚期的詛楚文中，即使同一文本，“皇”字所從之“白”既有横畫與豎畫相連者（字形），也有作懸空狀者（字形）。可見，“皇”字的寫法不僅不拘泥於某一種，而且在秦人的傳統中亦可尋見其蹤迹。

**二、秦簡牘文字中的“皇”**

秦簡牘文字中的“皇”字主要見於里耶秦簡《更名方》、睡虎地秦簡《日書》、龍崗秦簡《廄苑律》、北大秦簡《祠祝》等（詳見表2）。這些材料的抄寫年代均在戰國晚期至秦末，爲研究秦朝法律、制度、文化等提供了寶貴史料。

|  |
| --- |
| 表2：秦簡牘文字“皇”字形體統計表 |
| 字形 |  |  |  |  |
| 出處 | 户籍簡406（《里耶秦簡（一）文字編》第3頁） | 更名方461（《里耶秦簡（一）文字編》第3頁） | 更名方461（《里耶秦簡（一）文字編》第3頁） | 更名方461（《里耶秦簡（一）文字編》第3頁） |
| 辭例 | 男子皇楗 | 故皇今更如此 | 今更如此皇 | 莊王爲泰上皇 |
|  |
| 字形 |  |  |  | （） |
| 出處 | 日書甲101正（《睡虎地秦墓竹簡》第97頁） | 日書乙145（《睡虎地秦墓竹簡》第131頁） | 禁苑律15（《龍崗秦簡》第22頁） | 禁苑律16（《龍崗秦簡》第22頁） |
| 辭例 | 害於上皇 | 合三土皇 | 從皇帝而行及舍禁苑中者 | 皇帝過 |
|  |
| 字形 |  |  |  |  |
| 出處 | 教女50（《北京大學藏秦簡牘》第25頁。） | 祠祝2（《北京大學藏秦簡牘》第295頁。） | 祠祝6（《北京大學藏秦簡牘》第296頁。） | 祠祝7（《北京大學藏秦簡牘》第296頁） |
| 辭例 | 尚有濆皇 | 合三土皇 | 若肥回房皇於野湯 | “㮴、咎皇”神皆次席 |
|  |
| 字形 |  |  |  |  |
| 出處 | 避射268（《北京大學藏秦簡牘》第650頁。） | 道裏書164背（《北京大學藏秦簡牘》第685頁） | 道裏書153背（《北京大學藏秦簡牘》第688頁） | 禹九策67（《北京大學藏秦簡牘》第717頁） |
| 辭例 | 天之營皇 | 彘口到皇津廿裏 | 彘鄉到皇津卅六裏 | 唯得皇皇 |

里耶秦簡《更名方》記載“故皇（字形）今更如此皇（字形）”，即由从自的皇更改爲从白（中横懸空）的皇。睡虎地秦簡中，《日書甲》“皇”字从白且中横與兩豎畫相連（字形），與龍崗秦簡“皇”（字形）相同；《日書乙》“皇”字从自（字形），與北大秦簡諸“皇”（字形—）形體相同。龍崗秦簡中，“皇”字所從白字中横既有作懸空狀者（字形）也有與兩邊豎畫相連者（字形）。綜上可見，即使在同一類材料中，“皇”的形體也並非完全一致，容有例外。

**三、秦陶文中的“皇”**

秦陶文中“皇”字主要見於陶量及磚瓦之上，年代主要爲秦始皇時期。現就相關材料列爲表3，以作分析。

|  |
| --- |
| 表3：秦陶文“皇”字形體統計表 |
| 字形 |  |  |  |  |
| 出處 | 安邑皇板瓦（《考古與文物》1996年第4期） | 安邑皇板瓦（《考古與文物》2000年第1期） | 赤峰陶量（《考古學報》1979年第2期） | 赤峰陶量（《新出古陶文圖録》第749頁） |
| 辭例 | 安邑皇 | 安邑皇 | 皇帝盡[並兼天下]諸侯 | 皇帝盡並兼天下諸侯 |
|  |
| 字形 |  |  |  |  |
| 出處 | 赤峰陶量（《新出古陶文圖録》第749頁） | 始皇陶量殘片（《新出古陶文圖録》第733頁） |  |  |
| 辭例 | 立號爲皇帝 | 皇帝盡並兼天下諸侯 |  |  |

“安邑皇”板瓦，1995年出土於臨潼新豐鎮劉寨村，南距秦始皇陵3.5公里。“安邑”，地名，“皇”，工匠名。相同文字的還有一件，1994年出土於臨潼新豐鎮南社村。上述兩件板瓦上的“皇”字均从自（字形），與始皇十六年銅權、高奴禾石銅權、睡虎地秦簡日書乙、北大秦簡諸“皇”字相同。赤峰陶量，1963年出土於内蒙古昭烏達盟赤峰蜘蛛山遺址，上刻有始皇廿六年詔書，“皇”字从自（字形），與“安邑皇”板瓦同。《新出古陶文圖録》著録一件藏於赤峰市博物館的陶量，據介紹，1961年出土於内蒙古昭烏達盟赤峰蜘蛛山遺址，上刻有始皇廿六年詔書，“皇”字从白且中横不懸空（字形），與現藏吉林大學文物室的始皇陶量上之“皇”字（字形）形體相同。可見，在秦陶文中，“皇”的形體也並不單一。

綜上所述，從古文字學的角度對秦文字中“皇”的幾種形體作了簡要梳理，可見即使在同一文本中，“皇”的寫法也並非等齊劃一，不同題材的文本中“皇”的寫法有同有異，更不能一概而論。因此，昆侖刻石中的“皇”字並非孤證，将其作爲刻石爲現當代人僞造之證據不能成立。此外，漢代碑刻如袁安碑、白石神君碑、夏承碑、鮮於璜碑等上所書諸“皇”字均从白且中横與兩豎畫相連；居延漢簡中“皇”的寫法更是多樣不拘，不僅从白、从自皆有之，而且白之中横有懸空者亦有不懸空者（詳參《居延舊簡文字編》第29頁）；馬王堆帛書中“皇”字有从白中横不懸空者，也有懸空者（詳參《馬王堆簡帛文字編》第10頁）。

（附記：秦權中，尚有大騩銅權、旬邑銅權，其上之“皇”字與昆侖刻石“皇”構形相同。有學者懷疑上述兩權爲僞品，慎重起見，本文暫不引録上兩器以爲參證。然而，就筆者粗淺的認知來看，大騩、旬邑兩權應非僞品，限於目前的材料，尚難定讞，期待以後能發現更多新材料，推動該類問題的解決。）